

立泉老などは、其ころまで七八度も腑分し給ひし由なれども、皆千古の説と違ひしゆへ、毎度毎度疑惑して、不審開けず、其度々に異状と見しものを寫し置れ、つらく思へば、華夷人物違ありやなど著述せられし書を見たる事もありしは、これが爲なるべし、扱其日の解剖事終り、とてもこの事に骨骸の形をも見るべしと、刑場に野ざらしになりし骨共を拾ひとりて、かすく見しに、舊説とは相違にして、只和蘭圖に差へる所なきに、皆驚嘆せるのみなり、

〔解體新書 序圖〕刻解體新書序

阿蘭之國精乎技術也、凡人之殫心力盡智巧而所爲者、宇宙無出于其右者也、故上自天文醫術、下至器械衣服、其精妙工緻、無不使觀者爽然生奇想焉、於是乎、舶厥琦貨、互市乎四海、日月所照、霜露所落、皆無所不至焉、雖則造化之大、豈弗奇哉、我東方召彼者于今數百年矣、其來鬻我也、官構邸於崎陽、而館之、爲置譯官、協辭達志、通欲成利、以歲三月、謁官於東都、獻方物也、由是我就譯家、而學彼天文醫術者、固爲不少焉、然彼之所傳書之與言、我耳目之所不慣、率不易曉解也、或好名高之徒曰、吾好蘭書、雖一二叩諸譯家、其終也徒以爲孟浪、不中道而廢者、亦固不少焉、或從譯家而學其術、雖習之久、爲之熟臨書之與言、則胸若看過者、復固爲不少焉、余生乎譯家、繼箕裘、自卯兮習於其事、左右取之、將逢其原、然至其事理之窈奧、彼精工而所進者、雖余不易窮詰也、先是中津官醫前君良澤者、問余乎崎陽、余視之、豪傑士也、其學之也、黽勉孜孜、終晷不倦、余感其篤好、盡所蘊而傳焉、爾後出藍之器、不啻焉、及其辭而歸乎東都、與一二同好士益鑽厲不止云、余每與蘭人來乎東都、輒就館而謀、且引同好士、權於余宿留之際、對晤以爲常、歸則千里書致殷勤也、余乃謂東都人物淵藪也、然都下之俗、固好浮華矜夸、多釣名牟利者也、今也余於前君、雖舊相識、其他是行路也、然則徒申殷勤者、恐不允也、吾豈心慊之哉、漫不之省者、數年矣、今茲癸巳之春、復與蘭人來於東都、前君亦引同好士而問余、殷勤如故、中有郡郟官醫杉君玄白者、出其所著解體新書、示余、且謂曰、翼也、從良澤氏、遙辱承先生之餘教、乃就蘭書中、取其解